

找火种的人,谢谢你

□ 范永红

1963年1月9日,毛主席《满江红·和郭沫若同志》以“小小寰球”起笔,气势恢宏,境界壮阔。在伟人看来,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,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。我们只是浩瀚太空里的一粒沙,宇宙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。

1990年2月14日,NASA的旅行者1号在太空从距离地球64亿公里成功地拍摄到了一张地球的照片。细心再看,你会看见一个毫不出奇的小点。再看看那个光点,它就在那里。天体物理学家卡尔·萨根有感而发,“那是我们的家园,我们的一切。你所爱的每一个人,你认识的每一个人,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,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,都在它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。我们的欢乐与痛苦聚集在一起,数以千计的如此自信的宗教、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,每一个猎人与粮秣征收员,每一个英雄与懦夫,每一个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,每一个国王与农夫,每一对年轻情侣,每一个母亲和父亲,满怀希望的孩子,发明家,探险家,每一个德高望重的教师……都在这里——一个悬浮于阳光中的尘埃小点上生活”。卡尔·萨根在《暗淡蓝点》这段著名的叙述中提到了一类人,那就是德高望重的教师。

2024年5月1日劳动节,我回到家乡乡中,站在这个最近的时间节点上,站在浩浩荡荡的长江边上,由历史长河回溯数十载,踮脚眺望那个质朴纯真的年代,那些可亲可敬擎着火炬为我们引路的恩师——那些找火种的人。

1983-1985年,永福小学的张纪兰老师,没收过我的一把水果糖。我在上课时吃的。下课时她想要把糖还给我。我说我不要了,你带给你家曹侃吃吧。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?张老师的娘家和我家都是永福五队的,她当天就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妈听。我家要晒稻子了,家里缺劳力,我爸妈就让我回家看麻雀子。张老师会跑到我家喊我到学校考试。我妈到今天还在重复这个故事,乐呵呵地在我小女儿面前学我笑我。张老师的笑,妈妈的笑,小女儿的笑,每次无论我身在何处,一想起来,我也会笑起来。这些笑是温暖的火种,温暖了我一路几十年,所以一直记得。

1986年,干劲小学的李爱萍老师是位非常严厉的老师,她教语文,书背不出来,肯定是要用剥了皮的柳条打手心的,一条下去手心就是一道红杠。所以全班语文没有学不好的。还好我没被她打过。倒是帮李老师跑了不少趟八桥邮局,李老师是军嫂,带了一个女儿小燕子在学校教学,她的爱人在前方当兵。平时都是书信往来。我记得李老师把写好的信放在一个军绿色的书包里给我背上,我从干劲小学一路奔跑跑到八桥邮局,用糨糊粘好邮票,把信投入绿色的邮箱里,再跑回来。成年以后,才恍然大悟,我可能是爱的信使呀,李老师把对爱人沉甸甸的承诺嘱托给我这个小小少年,是对我莫大的信任呀。这种信任是炙热的火种,让我学会爱自己也会爱别人,所以一直记得。

1987年,红光小学的黄克林老师骑着二八大杠,带我去参加小学作文比赛。比赛结束后,黄老师把我带到他家里,三间瓦房,两间厢屋,屋子周围是自种的菜地。黄老师到菜园里掐了秧草,亲手和面擀了面条。我们师徒二人在厢屋的小方桌对面一人吃了两大碗手擀面,味道真的赞呀。这味道不光是新掐的秧草味道,不光是手擀面的味道,还有那从师道尊严之中流露出来纯粹的人情味。一位素以严厉闻名的老师亲手给自己的学生做一碗柔软的手擀面。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的文武之道,对我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。这种震撼,是富有质感的实实在在的炙热火种,几十年来,在我心里,一直余震不断,所以一直记得。

1989年,初一,永丰中学的金国旗老师个子不高,但腰板笔直,金老师的板书跟他的腰板一样是正经忠厚的柳公权楷体,金老师教书有板有眼,厚厚的镜片下,透露出老派知识分子的风范。金老师又是接地气的,为了贴补家用,家里养了几头猪,每天一早就先喂好猪,再急匆匆赶到学校给我们上课,有时候一只脚的裤管都是卷起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来。几十年过去了,我也到了金老师当年的年纪,也一样面临家庭压力和工作压力,每每我想对着生活骂娘的时候,就会想到金老师。想起他那张镇定的神色。这种镇定是不灭的火种,让我在人生海面之下潜行时有力量抬起头来,猛吸一口前方清新的空气,继续勇毅前行,所以一直记得。

我要叙述的恩师还有很多很多,比如,1991年,初三,永胜中学的傅高经老师,徐晓强老师,比如1992-1995年,高中,县中的郭桂华老师,严华银老师,陆东升老师,等等。

普罗米修斯,谢谢你。要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到太阳神阿波罗那里拿取火种,我们人类也许还在无边黑暗的黑暗里。找火种的人,谢谢你。要不是你高举火炬照亮我们前方的路,我们还徘徊在无尽的黑暗迷途中。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,能与你们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们的荣幸。谢谢你们看出生平的我们身上的万千可能。谢谢你们无条件相信我们,更让我们相信自己。谢谢你们让我们明白,智慧要靠自己探索,未来要靠我们自己亲手创造。找火种的人也从从不孤单。因为,亲爱的老师们,我们会带上火种继续上路,就像你们那样。

让我时时想起的人

□ 李志杰

生命中总有一些温情的面孔,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时时浮现。我想起一位卖鞋鞋的异乡女人。小时候我家穷,兄弟姐妹多,在我4岁时,我曾被寄养在离家几十里的姑妈家一年多。独在异乡为异客,小小年纪的我很想家。姑妈家门口是一条街道,街上有个卖鞋鞋的女人像极了我的母亲。我每天都要到摊位前,看看卖鞋鞋的女人。卖鞋鞋的女人每次都望着我微笑,笑起来更像我母亲了。我那时挂着鼻涕的样子一定很丑,那女人却总对我微笑,有一次还拿出手帕给我擦鼻子。那手帕香香的,好闻极了,我现在都记得,那温暖我一生的小手帕,那微笑如母亲的异乡女人!

我想起我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。那时我上三年级,一次早操跑步中,不小心摔倒,在不远处的王老师连忙走过来把我扶起。王老师微笑着说,摔痛了吧。我噙着泪摇摇头。王老师弯腰帮我重新系好鞋带,给我掸掉裤子上衣服上的灰尘。王老师站起来,细心地给我把衣领翻好,我闻着王老师身上那好闻的母亲一样的芳香味道,久久不愿离开。

我想起我的初中同学高长生。那时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,学生们也不好排队,挤成一堆,个子矮小的挨到最后常常吃不到饭。高生长长得人高马大,帮我打了三年的饭。我至今都忘不了高生长的模样,高个子,小眼睛,整天笑眯眯的!

我想起家乡教育考试院的姚老师。那年我在当兵时,参加了当地组织的自学考试。退伍的时候,我去考试院办理自考档案转省手续。虽然与姚老师素昧平生,当他得知我是一名退伍兵,办好手续就要独自登上南去的火车时,对我特热情,以极快的速度给我办好手续,一直把我送到考试院的门口。分手的那一刻,姚老师用力地握住我的手说,祝你一路顺风,代我向你们家人问个好!哦,那温暖的手,那温情的祝福,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蓦然回首,生命中那些让我时时想起的人,都是给我帮助给我鼓励给我关爱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人,他们付出的也许是一个浅浅的微笑,也许是一个细微的关爱动作,也许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祝福,却让我刻骨铭心,让我心里充满阳光,给我奋勇前行的力量。

每一株植物都有故事

□ 王晓

“夜热依然午热同,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这是宋代杨万里写夏天的一首小诗,《夏夜追凉》,我特别喜欢。因为这千年前的夏天,与我童年的夏天何其相似。更神奇的是,这些日子,这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又回来了,在一方园子重现。这个园子,是我打理的小花园。

小满之后,天气渐热,四处的空调开起来。我这人寒湿体质,畏风,不论居家还是办公,能不不开不开。闷热还是在夜里睡觉时感觉到了,哪怕被子不盖,脖子里窝了一窝的汗。遂想起我楼下的花园,若有一瓢水兜头撒开去,花草们润一润,立马精神,元气满满,我往旁边一站,清风也凉。

对夏天的感觉迂回曲折。小时候很爱夏天,下河游泳,钓草虾,摘瓜果,都是乐事。工作后,心火旺盛,一到夏天便躁得慌,热辣难忍。记得刚工作时,每周三必须批改50多本作文本,头发像从水里捞起一样。还记得从乡下调到城里学校,暑期报到,见新校长,西装套裙如蛇缠在我身上。还记得新婚的居所,学校宿舍没有空调,乡村限电,说停就停,只好两人游荡长江大堤,唱卡拉OK,熬夜。这样的夏天,一言难尽。

重新喜欢夏天,从我打理了楼下的这个小花园开始。一块废弃的空地,我收拾收拾,花草们便一一家家。小花圃是我的修炼场,也是我的养心坊。没有什么比一颗种子发芽,一朵花盛开,一个果子成熟更让我欣喜的了。书可不读,文可不写,酒可不喝,友可不约,只愿与它相处。

每天凌晨五六点,我便从五楼下来,带上今天要吃的蔬菜,到车库清洗。洗菜水能浇浇我的园子,循环利用。世间万物有情,一滴水也不可以浪费。临江,土质沙,保湿性差。园子里长的大多数植物喜水,一天不浇就焉了,这也是我得这片园子的原因。园子紧邻我的汽车库,浇水方便。别人想种没有水啊。没有水哪有园子呢。

这些花草日日在我周围,比任何人和我相处的时间都长。尤其浇水之后,一个个水灵灵的,我对它们吐故纳新,开始一天的晨练。

园子大概有三四十个平方,在城市已属难得。种的东西很随意,那样稀奇那样。看纪录片,河南人用荆芥佐面食,吃得那个香!馋了,网购种子,也在我的小园子里种出了。特别喜欢荆芥那独特的清香。萱草,中国的母亲花,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母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讲一位母亲倚在门前,看着一年一年开花落落的萱草花,念叨自己的孩。《诗经》里“焉得谖草,言树之背?”背,北堂。游子远行时,会在北堂种萱草,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。所以,萱草也叫忘忧草。

我种这花,源于我小时候叫它黄花菜,种在自家后门口,夏天,妈妈会摘下几朵橙黄色的花,放鸡蛋汤里,再放两片薄荷叶子,那是独属夏天的味道。

人到中年,劫后余生,我与母亲由一年不通电话,到几乎每天一次电话,渐渐理解母亲的那颗心,体恤她,更仰靠她,母亲依然是我的保护神。母女相隔三两百里,不是说见就能见的。种下萱草花,像天天能看见我的母亲。



守望
李陶摄

三写入党申请书

□ 杨汉祥

我入党已经有50多年了,每到“七一”,就不禁回想起自己当年在部队积极争取加入党组织的那段经历,而其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三写入党申请书的那段过程。

我入伍前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组织,到部队不久又担任了连队的代理文书。这期间,连队领导就常在我耳边吹风,说正式文书必须是中共党员,你要加倍努力,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。听了领导这些要求与鼓励,我入伍不到半年就开始考虑申请入党,并很快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。当时因“文革”刚结束,社会上假、大、空的文风还没有彻底肃清,我本人也仍深受其影响。连队党支部领导看了我这份入党申请书后竟当场给退了回来,并一针见血地指出,申请书中这么多的空话、大话与套话,哪有你的肺腑之言呀,这说明你对入党还缺乏真心与诚意。

听了领导的一番批评,再仔细看看退回的申请书,觉得自己确实写得太空了,于是我决定重写。但到底怎么写我心中还是没有底,于是就一个劲地收罗好词好句,同时还特意找了

几份老战士以往入党申请书的初稿,并大段大段地抄下来用到我的申请书中。这次递交后领导还是不满意,他们指出申请书中过多考虑了词句的优美与华丽,而缺少实在内容,另外所表达的大都属于“大众化”的内容,没有我自己的思想与特色。他们最后真诚地对我说:“你要记住,申请入党是你自己的事,要表达你的真实意愿,要讲自己的心里话”。

领导的点评与开导让我再一次陷入深思,两次没有写好申请书固然有我文字表达能力差的原因,但更多的还是我思想不够成熟、态度不够端正所致,也说明我对党的性质、任务、宗旨等党的知识了解不够,要求入党的目的还不够明确,当然也表明我还没有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。此时,我的头脑清醒了许多,认识到那些浮躁心态必须尽快消除,并决定冷静下来,认真学习,扎实工作,不断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
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处处从严要求自己,努力干好各项工作,同时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、工作情况,请领导与同志们给我提要求、指

问题、促整改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反复思考着如何向组织表示申请入党的愿望,一份发自内心的入党申请书的“腹稿”也逐步形成,而且还在不断完善着。当年底,一份全新的入党申请书终于撰写出来,并郑重地向党组织作了递交。由于我平时各方面表现不错,工作实绩突出,加上这次申请书写得情真意切,也比较符合要求,连队党支部领导看了非常满意,不仅收下了我的入党申请,而且没过多久就把我列为发展对象,接下来更是出乎我意料的顺利,第二年初我就被批准入了党(当时还没有预备党员这一程序)。

我那三写入党申请书的事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,但留给我的印象却一直那么清晰,感悟也一直那么强烈,我认为这不只是简单的重新撰写,实际上是反复学习思考的过程,是思想磨炼并不断提高的过程,也是不断端正态度,明确入党动机,积极具备入党条件的过程,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,时时激励着我对自己高标准、严要求,当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。

蒲草芯

□ 彭梦宁

只要不是双休日,早晨把孩子送到学校后,我都会直奔离家不远的菜市场。倒不是想干什么模范丈夫,只是觉得买菜这活计比点菜快乐多了,根本不用在乎他人的喜好,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。最近段时间,一见平素比较稀罕的蒲草芯,我就立马买上一大把。

小时候,很多野塘都长着蒲草,但很少将其与吃联系起来。蒲草是一种依水而生的草本植物,一到万物萌生的季节,它们便肆无忌惮地拔节生长,一簇簇地随风摇曳。炎炎夏日,总是在那百无聊赖的午后,我们一帮小伙伴,打着赤脚,四处闲逛,在野塘周围找寻快乐。突然,有人尖叫:“快看,胡蜡虫!”我们便争先恐后地跳入池塘,将那些形如蜡虫的小东西摘下来,像缴获战利品一般兴高采烈。

胡蜡虫是家乡方言,它学名蒲棒,也称水蜡虫,是蒲草结出的果实,乃指头粗细的一根细棒。叫法虽有不同,但我更倾向于胡蜡虫之谓,因为成熟的蒲棒,呈棕褐色,远远望去,就像拜堂成亲用的红蜡虫。胡蜡虫软绵绵,毛茸茸的,表面结了一层细腻厚实的蒲绒,将它们晒干后,淋上煤油点燃,在夜间一闪一闪的,比荧光棒还过瘾。胡蜡虫还可入药,如果手指不小心划破了,揪点蒲绒仔细地敷在伤口处,一下子就把血给止住了,药效堪比云南白药。

蒲草还能编席,爷爷将蒲草割回来,晒上几个太阳,柔韧修长的蒲叶就派上了大用场。

菱,其味似笋,便是蒲草芯最鲜明的特点。明朝正德年间,在陕西做官的淮安人顾达曾作《病中乡思》一首,诗曰:“一箸脆思蒲菜嫩,满盘鲜忆鲤鱼香。”有些菜,尤其是那些乡野之物,一旦吃过了,便会一直挂念。味蕾上的重逢,丝毫不亚于故友相拥,韵味里从来不乏人生况味。何况,蒲草芯还是一种养生菜,具有清热凉血、利尿消肿、去火除烦等功效。

老实说,看到菜市场卖蒲草芯,我在欣喜之余,还是感到十分疑惑,毕竟最近这些年好像没怎么看到它们的身影了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,除了满目尽是钢筋混凝土,还有日渐干涸的河流沟渠。有些鱼,游着游着就不见了;有些草,长着长着就消失了;有些味道,吃着吃着就只剩下了回忆。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蒲草芯,它们来自何方,又将会停留几时,我不想去追问,也不敢去探访,只想珍惜这难得的机会。因为我知道,无论是何种情形,以后吃蒲草芯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,能够多买一次就买一次吧,能够多吃一回就吃一回吧。

从明天起,我也要关心粮食和蔬菜。

七月的诗行

□ 陆章健

迎着七月的
第一缕阳光
我要写一首
七月的诗

酝酿诗意的時候
党的赞歌
在我心里
一曲又一曲
激情奏响

夏日的蝉鸣
打扰不了我的诗情
此刻
遥远的红船
在南湖的水域
向着我的诗意
缓缓驶来

重走少年路

□ 阎锦文

上月和老同学相约“重走少年路”,展开登山活动。

老天爷像是在刻意考验同学们的意志,刚刚风轻拂面云卷云舒的天气,突然狂风呼啸而至。顷刻间,梧桐果儿的绒绒毛,雪花似的纷纷扬扬,洒落在路面上,又被大风卷成一朵朵浅黄色的絮状球,大大小小,四处飘散。同学们却一个也不少地从四面八方如约汇聚在伯先公园。

伯先公园距离我儿时就读的宝盖路幼儿园,以及后来就读的宝盖路中心小学,近在咫尺。伯先公园里的儿童乐园和动物园更是我们儿时最向往的地方。抽头笨脑的大河马,精神抖擞的非洲雄狮,威风凛凛的东北虎,萌宠羞涩的小猴猴,色彩斑斓的花孔雀,叽叽喳喳的笼中鸟,至今,难以忘怀。

你有点发福了?我真的没变化?她是不是更年轻啦?老同学见面,东扯西拉,欢声笑语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吴凤鸣绘声绘色地描述当年在赵伯先像前拍摄班级毕业照的场景,你站在哪儿,我站在哪儿,他站在哪儿,老师站在最中间,如数家珍。

顺着浓荫叠翠曲径幽幽的林中小道,我们猫着腰鱼贯穿过一座座湖石假山,欣赏东坡碑林,漫步邮局巷,跨越京畿路,拾级坡陡路窄的地藏庵巷,朝着宝盖山的巅峰进发。儿时的记忆里,宝盖山上的路,盘绕曲折,晴天坑坑洼洼,雨天一眺一滑。

我刚读小学那年,学校里圈养着几头猪。那次劳动课,同学们自带草篮和剪刀上宝盖山挑猪草。我稍加琢磨,便顺着那片看似茂盛的草地,埋着头一鼓作气往前挑去。渐行渐远,不经意间我离群了,既看不见老师,也遇不到同学。我却突然发现,宝盖山上的羊肠小道宛若蛛丝尘网,让人很难理清。一头雾水的人,我捧着满满一篮猪草,寻思着来时的方向,心灰意冷地边走边问,终于赶在学校放学前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班级。

俗话说:“一岁年纪一岁人。”走一程,忆一段,歇歇脚,说说话,继续往上爬。鸿海饶有兴致地聊起山上赵柱同学家的家前屋后,聊起赵柱家后院的那块麦地,聊起赵柱奶奶用山柴铁锅炖山芋给同学们点饥。我却瞬间惦念起宝盖山顶曾经苍松环抱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,曾经枞风沐雨日夜守护铁路隧道的战士,曾经充满生机活力的那排军营。

儿时上学处,古稀再计步,探寻老街巷,感悟人生路。“琐事缠身的序维同学用微信发来一首小诗,给我们加油助力。”

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,登顶鸟瞰,“城市山林”尽收眼底。山似粒粒青螺散落在东南西北中,滚滚长江和千年运河宛若两条银色丝带熠熠生辉,一棟栋风格迥异的现代化摩天大楼镶嵌其中,好一幅远近高低景不同的水墨丹青图。

